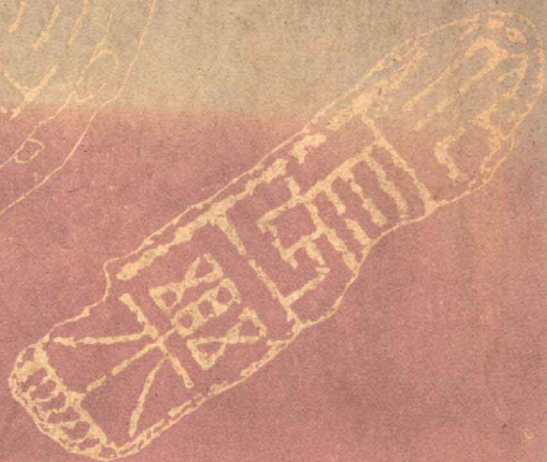


足本
蘇
莊
泉
全
集



大東書局印

蘇老泉全集

卷十一 書

上韓樞密書

太尉執事：洵著書無他長，及言兵事，論古今形勢，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，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，苟深曉其義，施之於今，無所不可。昨因請見，求進未議，太尉許諾，謹撰其說，言語朴直，非有驚世絕俗之談，甚高難行之論。太尉取其大綱，而無責其纖悉。

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，而養兵不用之可畏。今夫水激之山，放之海，決之爲溝塍，壅之爲沼沚，是天下之人能之；委江湖，注淮泗，匯爲洪波，潏爲大湖，萬世而不溢者，自禹之後，未之見也。夫兵者，聚天下不義之徒，授之以不仁之器，而教之以殺人之事。夫惟天下之未安，盜賊之未殄，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，用其不仁之器，而試其殺人之事。當是之時，勇者無餘力，智者無餘謀，巧者無餘技，故其不義之心，變而爲忠；不仁之器，加之於不仁，而殺人之事，施之於當殺。及夫天下既平，盜賊既殄，不義之徒聚而不散，勇者有餘力，則思以爲亂；智者有餘謀，則思以爲姦。巧者有餘技，則思以爲詐。於是天下之患，雜然出矣。

蓋虎豹終日而不殺，則跳踉大叫，以發其怒；蝮蝎終日而不螫，則噬齧草木，以致其毒；其理固然，無足怪者。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，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，爭起而應者，不可勝數。轉鬪五六年，天下厭兵，項籍死，而高祖亦已老矣。方是時，分王諸將，改定律令，與天下休息，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，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，而莫能止也。連延及於呂氏之禍，訖孝文而後定，是何起之易，而收之難也。劉項之勢，初若決河順流而下，誠

有可喜；及其崩潰四出，放乎數百里之間，拱手而莫能救也。嗚呼！不有聖人，何以善其後？

太祖太宗，躬縲甲冑，跋履險阻，以斬刈四方之蓬蒿，用兵數十年，謀臣猛將滿天下，一旦卷甲而休之，傳四世而天下無變，此何術也？荆楚九江之地，不分於諸將，而韓信黥布之徒，無以啓其心也。雖然，天下無變，而兵久不用，則其不義之心，蓄而無所發，飽食優游，求逞於良民，觀其平居無事，出怨言以邀其上，一日有急，是非人得千金，不可使也。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，西川之事，洵實親見。凡郡縣之富民，舉而籍其名，得錢數百萬，以爲酒食餽餉之費，杵聲未絕，城輒隨壞。如此者數年而後定。卒事官吏相賀，卒徒相矜，若戰勝凱旋而圖賞者。比來京師遊阡陌間，其曹往往偶語，無所諱忌，聞之土人，方春時尤不忍聞。蓋時五六月矣，會京師憂大水，鋤耰畚築，列於兩河之壩，縣官日費千萬，傳呼勞問之聲，不絕者數十里，猶且睚眦狼顧，莫肯效用。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，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，天下之勢，今何如也？

御將者，天子之事也；御兵者，將之職也。天子者，養尊而處優，樹恩而收名，與天下爲喜樂者也；故其道不可以御兵。人臣執法而不求情，盡心而不求名，出死力以捍社稷，天下之心繫於一人，而已不與焉。故御兵者，人臣之事，不可以累天子也。今之所患，大臣好名而懼謗，好名則多樹私恩，懼謗則執法不堅，是以天下之兵，豪縱至此，而莫之或制也。頃者狄公在樞府，號爲寬厚愛人，狎昵士卒，得其歡心，而太尉適承其後。彼狄公者，知御外之術，而不知治內之道；此邊將材也。古者兵在外，愛將軍而忘天子；在內，愛天子而忘將軍。愛將軍，所以戰；愛天子，所以守。狄公以其御外之心，而施諸其內，太尉不反其道，而何以爲治？

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，一旦繩以法，恐因以生亂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，李光弼實代之將，至之日，張用濟斬於棘門，三軍股栗。夫以臨淮之悍，而代汾陽之長者，三軍之士，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，而立乎嚴師之側，何亂之敢生？且夫天子者，天下之父母也；將相者，天下之師也。師雖嚴，赤子不以怨其父母；將相雖厲，天下不以咎

其君其勢然也。天子者，可以生人殺人，故天下望其生，及其殺之也。天下曰：「是天子殺之。」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。臣奉天子之法，雖多殺，天下無以歸怨。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。

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，而無幸一時之名，盡至公之心，而無卹三軍之多言。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，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，彼其思天子之深仁，則畏而不至於怨；思太尉之威武，則愛而不至於驕。君臣之體順，而畏愛之道立，非太尉吾誰望耶？不宣。洵再拜。

上富丞相書

相公閣下：往年天子震怒，出逐宰相，選用舊臣，堪付屬以天下者，使在相府，與天下更始，而閣下之位，實在第三。方是之時，天下咸喜相慶，以爲閣下惟不爲宰相也，故默默在此。方今困而後起，起而復爲宰相，而又值乎此時也，不爲而何？爲且吾君之意，待之如此其厚也，不爲而何以副吾望？故咸曰：「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，必吾富公也。」朝夕而待之，跂首而望之，望望然而不獲見也，咸戚然而疑，嗚呼！其弗獲聞也，必其遠也；進而及於京師，亦無聞焉，不敢以疑，猶曰：「天下之人，如此其衆也，數十年之間，如此其變也，皆曰賢人焉。」或曰：「彼其中則有說也，而天下之人，則未始見也。」然而不能無憂。

蓋古之君子，愛其人也，則憂其無成。且嘗聞之古之君子，相是君也，與是人也，皆立於朝，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，而後無憂。且一人之身，而欲擅天下之事，雖見信於當世，而同列之人，一言而疑之，則事不可以成。今夫政出於他人，而不懼事不出於己，而不忌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，然猶欲得其心焉。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，而懼其害己，事不出於己，而忌其成功，是以有不平之心生。夫或居於吾前，或立於吾後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，則身危，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，不使之不平於我也。

周公立於明堂，以聽天下，而召公惑何者？天下固惑乎大者也。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。周公定天下，誅管蔡，告召公以其志，以安其身，以及於成王，故凡安其身者，以安乎周也。召公之於周公，管蔡之於周公，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，以爲周之天下，公將遂取之也。周公誅其不平，而不可告語者，告其可以告語者，而和其不平之心。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，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。

天下之人，從仕而至於卿大夫，宰相集處其上，相之所爲，何慮而不成？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，以成其不平之覺，則害其大事。是以君子忍其小忿，以容其小過，而杜其不平之心。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。且吾之小忿，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，故甯小容焉，使無芥蒂於其間。古之君子，與賢者並居而同樂，故其責之也詳，不幸而與不肖者偶，不圖其大而治其細，則闊遠於事情，而無益於當世。故天下無事，而後可與爭此，不然，則否。昔者諸呂用事，陳平憂懼，計無所出，陸賈入見，說之使交歡，周勃、陳平用其策，卒得絳侯北軍之助，以滅諸呂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，非陳平致之而誰也。故賢人者，致其不賢者，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。

曩者陛下卽位之初，寇萊公爲相，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，又不能與之無忿，故終以斥去。及范文正公在相府，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，失於急與不忍小忿，故羣小人亦急逐之，一去遂不復用，以歿其身。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，立於天子之下，百官之上，此其深謀遠慮，必有所處，而天下之人，猶未獲見。洵西蜀之人也，竊有志於今世，願一見於堂上，伏惟閣下深思之，無忽。

上文丞相書

昭文相公執事：天下之事，制之在始，始不可制，制之在末，是以君子慎始，而無後憂。救之於其末，而其始不爲無謀，失諸其始，而邀諸其終，而天下無遺事。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，有百年之前而爲之者也。

蓋周公營乎東周，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；然及其收天下之士，而責其賢不肖之分，則未嘗於其始焉，而制其極。蓋嘗舉之於諸侯，考之於太學，引之於射宮，而試之弓矢，如此其備矣。然而管叔、蔡叔、文王之子，而武王、周公之弟也，生而與之居處，習知其性之所好惡，與夫居於太學，而習之於射宮者，宜愈詳矣。然其不肖之實，卒不見於此時；及其出爲諸侯，監國臨大事，而不克自定，然後敗露，以見其不肖之才。

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矢，容此不肖者或能焉；而聖人豈以爲此足以盡人之才？蓋將爲此名，以收天下之士，而後觀其臨事，而黜其不肖。故曰：「始不可制，制之在末。」於此有人，求金於沙，斂而揚之，惟其揚之也精，是以黃金於揚，而斂則無擇焉。不然，金與沙礫，皆不錄而已矣。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，莫若略其始，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，莫若精其終。

今者天下之官，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，其爲數實不可勝計；然而大數已定，餘吏濫於官籍，大臣建議，減任子，削進士，以求便天下。竊觀古者之制，略於始而精於終，使賢者易進，而不肖者易犯。夫易犯故易退，易進故賢者衆，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。夫何患官冗？今也艱之於其始，竊恐夫賢者之難進，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。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，內則御史，外則轉運，而士大夫之間，潔然而無過，可任以爲吏者，其實無幾。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？往年吳中復在健爲一月而發二吏，中復去職，而吏之以罪免者，曠歲無有也。雖然，此特洵之所見耳；天下之大，則又可知矣。

國家法令甚嚴，洵從蜀來，見凡吏商者皆不征，非追胥調發，皆得役天子之夫。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，從其犯而黜之，十年之後，將分職之不給。此其權在御史轉運，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，顧甚易爲也。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，口語籍籍，莫不爲此；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，誠以爲近於私我也。洵西蜀之人，方不見用於當世，幸又不復以科舉爲意，是以肆言於其間，而可以無嫌。

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，征伐四國，以安天子，毅然立朝，以威制天下，名著功遂，文武並濟。此其享功業之重，而居富貴之極，於其平生之所望，無復慊然者。惟其獲天下之多士，而與之皆樂乎此，可以復動其志，故遂以此告其左右，惟相公亮之。

上田樞密書

天之所以與我者，夫豈偶然哉？堯不得以與丹朱，舜不得以與商均，而瞽瞍不得奪諸舜，發於其心，出於其言，見於其事，確乎其不可易也。聖人不得以與人，父不得奪諸其子，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，不偶然也。

夫其所以與我者，必有以用我也。我知之，不得行之，不以告人，天固用之，我實置之，其名曰棄天。自卑以求幸其言，自小以求用其道，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，而我如此也，其名曰褻天。棄天，我之罪也；褻天，亦我之罪也。不棄不褻，而人不我用，不我用之罪也，其名曰逆天。然則棄天褻天者，其責在我；逆天者，其責在人。在我者，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，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，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；在人者，吾何知焉？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，而爲人憂乎哉？

孔子孟軻之不過，老於道塗，而不倦不愠，不怍不沮者，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。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爲也，我亦知之矣。抑將盡吾心焉耳，吾心之不盡，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，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。然則孔子孟軻之目，將不瞑於地下矣。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，固如此，如此而生，如此而死，如此而貧賤，如此而富貴，升而爲天，沉而爲淵，流而爲川，止而爲山，彼不預吾事，吾事畢矣。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，饑寒窮困之不勝，而號於人，嗚呼！使其誠死於饑寒窮困邪？則天下後世之責，將必有在；彼其身之責，不自任以爲憂，而我取而加之，吾身不已過乎？

今洵之不肖，何敢以自列於聖賢？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。何則？天下之學者，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；然及其不成也，求一言之幾乎道，而不可得也。千金之子，可以貧人，可以富人，非天之所與，雖以貧人富人之權，求一言之幾乎道，不可得也。天子之宰相，可以生人，可以殺人，非天之所與，雖以生人殺人之權，求一言之幾乎道，不可得也。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，亦已久矣，其言語其文章，雖不識其果可以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，獨怪其得之之不勞。方其致思於心也，若或起之；得之心而書之紙也，若或相之。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，千金之子，天子之宰相，求而不得者，一旦在己，故其心得以自負，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。

曩者見執事於益州，當時之文，淺狹可笑；饑寒窮困亂其心，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，不足觀也已。數年來退居山野，自分永棄於世俗，日疎闊，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；詩人之優柔，騷人之精深，孟韓之溫淳，遷固之雄剛，孫吳之簡切，投之所嚮，無不如意。常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，其失也流，而爲迂；晁錯得聖人之權，其失也流，而爲詐；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，其惟賈生乎？惜乎今之世，愚未見其人也。作策二道曰：審勢、審敵、作書十篇曰：權書。洵有山田一頃，非凶歲，可以無饑，力耕而節用，亦足以自老，不肖之身不足惜，而天之所與者，不忍棄，且不敢棄也。

執事之名滿天下，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，故敢以所謂策二道、權書十篇者爲獻。平生之文，遠不可多致，有洪範論、史論七篇，近以獻內翰歐陽公，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，則斯文也，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。若夫其言之可用，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，執事事也，執事責也，於洵何有哉？

上余青州書

洵聞之，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：「三以爲令尹而不喜，三奪其令尹而不怒。」其爲令尹也，楚人爲之喜；

而其去令尹也，楚人爲之怒，已不期爲令尹，而令尹自至。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？知其不可以求得，而安其自得，是以喜怒不及其心，而人爲之囂囂。嗟夫！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人小耶？脫然爲棄於人，而不知棄之爲悲；紛然爲取於人，而不知取之爲樂。人自爲棄我取我，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，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？

昔者明公之初，自奮於南海之濱，而爲天下之名卿，當其盛時，激昂慷慨，論得失，定可否，左摩西羌，右揣契丹，奉使千里，彈壓強悍，不屈之虜，其辯如決河流，而東注諸海，名聲四溢於中原，而滂薄於戎狄之國，可謂至盛矣！及至中廢而爲海濱之匹夫，蓋其間十有餘年，明公無求於人，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。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，充斥萬里，而莫之或救，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，折尺鏐而笞之，不旋踵而南方又安。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？適會事變，以成大功，功成而爵祿至，明公之於進退之事，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。

悲夫！世俗之人，紛紛於富貴之間，而不知自止。達者安於逸樂，而習爲高岸之節，顧視四海饑寒窮困之士，莫不慼慼嘔噦，而不樂；窮者藜藿不飽，布褐不暖，習爲貧賤之所摧折，仰望貴人之輝光，則爲之顛倒而失措。此二人者，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。何者？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。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，而恆於貧賤之辱者，而後可與語此。

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，我知之矣，而不敢以告人也。富貴之極，止於天子之相，而天子之相，果誰爲之名？豈天爲之名耶？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耶？夫天下之官，上有三公，至於卿大夫，而下至於士，此四人者，皆人之所自爲也，而人亦自貴之。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羣離類，特立於天下，而不可幾近，則不亦大惑矣哉？蓋亦反其本而思之。

夫此四名者，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，出其私意，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。夫此四名者，果出於人之私意，所以

自相號呼也；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，亦何以異此？有才者爲賢人，而有德者爲君子，此二名者，夫豈輕也哉？而今世之士，得爲君子者，一爲世之所棄，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，而况以與三公爭哉？

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，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，君子豈有間於其間，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？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，而狃於貧賤之辱，其嘗之也，蓋以多矣，是以極言至此，而無所迂曲。洵西蜀之匹夫，嘗有志於當世，因循不遇，遂至於老，然其嘗所欲見者，天下之士，蓋有五六人。五六人者，已略見矣，而獨明公之未嘗見，每以爲恨，今明公來朝，而洵適在此，是以不得不見，伏惟加察幸甚。

卷十二 書

上歐陽內翰第一書

內翰執事：洵布衣窮居，嘗切有歎，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，不能皆不肖，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，合必離，離必合。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，而范公在相府，富公爲樞密副使，執事與余公、蔡公爲諫官，尹公馳騁上下，用力於兵革之地，方是之時，天下之人，毛髮絲粟之才，紛紛然而起，合而爲一，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，不足以自奮於其間，退而養其心，幸其道之將成，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，不幸道未成，而范公、富公、蔡公分散四出，而尹公亦失勢，奔走於小官。洵時在京師，親見其事，忽忽仰天歎息，以爲斯人之去，而道雖成，不復足以爲榮也。既復自思念，往者衆，君子之進於朝，其始也，必有善人焉推之，今也，亦必有小人焉間之。今之世，無復有善人也，則已矣；如其不然也，吾何憂焉？姑養其心，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，何傷？

退而處十年，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，然浩浩乎其胸中，若與曩者異。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，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，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，其勢將復合爲一，喜且自賀，以爲道旣已粗成，而果將有以發之也。

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，蓋有六人，今將往見之矣；而六人者，已有范公、尹公二人亡焉，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。嗚呼！二人者不可復見矣，而所恃以慰此心者，猶有四人也，則又以自解，思其止於四人也，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，以發其心之所欲言，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，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，余公蔡公，遠者又在萬里外，獨執事在朝廷間，而其位差不甚貴，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，而饑寒衰老之病，又痼而留之，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。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，十年而不得見，而其人已死如范公、尹公二人者，則四人之中，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，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？

執事之文章，天下之人莫不知之，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，愈於天下之人。何者？孟子之文，語約而意盡，不爲巉刻斬絕之言，而其鋒不可犯。韓子之文，如長江大河，渾浩流轉，魚鼈蛟龍，萬怪惶惑，而抑遏蔽掩，不使自露，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，蒼然之色，亦自畏避不敢迫視。執事之文，紆餘委備，往復百折，而條達疎暢，無所間斷，氣盡語極，急言竭論，而容與閒易，無艱難勞苦之態。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。惟李翱之文，其味黯然而長，其光油然而幽，俯仰揖讓，有執事之態。陸贄之文，遣言措意，切近的當，有執事之實，而執事之才，又自有過人者。蓋執事之文，非孟子、韓子之文，而歐陽子之文也。

夫樂道人之善，而不爲諂者，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；彼不知者，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。夫譽人以求其悅已，洵亦不爲也，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，而不自知止者，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。雖然，執事之名滿於天下，雖不見其文，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。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，而其知道之心，又近而粗成，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，自託於執事，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？何從而信之哉？

洵少年不學，生二十五歲，始知讀書，從士君子遊，年既已晚，而又不遂刻意厲行，以古人自期，而視與己同列者，皆不勝已，則遂以爲可矣。其後困益甚，然每取古人之文而讀之，始覺其出言用意，與己大別，時復內顧，自

思其才，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。由是盡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，取論語、孟子、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，而兀然端坐，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。方其始也，入其中而惶然，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。及其久也，讀之益精，而其胸中豁然以明。若人之言固當然者，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。時既久，胸中之言日益多，不能自制，試出而書之。已而再三讀之，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。然猶未敢以爲是也。近所爲洪範論、史論，凡七篇，執事觀其如何？嘻！區區而自言，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。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，如是之不偶然也，而察之。

上歐陽內翰第二書

內翰諫議執事：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，夫豈偶然哉？以今觀之，乃可以見生而同鄉，學而同道，以某問某，蓋有曰：「吾不聞者焉。」而况乎天下之廣，後世之遠，雖欲求髣髴，豈易得哉？古之以一能稱，以一善書者，愚未嘗敢忽也。今夫羣羣焉而生，逐逐焉而死者，更千萬人，不稱不書也。彼之以一能稱，以一善書者，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。自孔子沒，百有餘年，而孟子生；孟子之後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；荀卿子後，乃稍闕遠，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。揚雄之死，不得其繼，千有餘年，而後屬之韓愈氏。韓愈氏沒，三百年矣，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？且以一能稱，以一善書者，皆不可忽，則其多稱而屢書者，其爲人宜尤可貴重。奈何數千年之間，四人而無加此其人，宜何如也？天下病無斯人，天下而有斯人也，宜何以待之？

洵一窮布衣，於今世最爲無用，思以一能稱，以一善書，而不可得者也。况夫四子者之文章，誠不敢冀其萬一。頃者張益州見其文，以爲似司馬子長，洵不悅辭焉。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，不悅而辭，無乃爲不近人情，誠恐天下之人不信，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，重爲世俗笑耳。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，不知其不肖，稱之曰：「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。」平生爲文，求於千萬人中，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而不可得，今

也。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，天下烏有是哉？意者其失於斯言也。執事於文稱師魯，於詩稱子美，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；意者其戲也。惟其愚而不顧，日書其所爲文，惟執事之求而致之，旣而屢請而屢辭焉，曰：「吾未暇讀也。」退而處，不敢復見，甚慚於朋友，曰：「信矣其戲也。」雖然，天下不知其爲戲，將有以議執事，洵亦且得罪。執事憐其平生之心，苟以爲可教，亦足以慰其衰老，唯無曰荀卿云者，幸甚！

上歐陽內翰第三書

洵啓：昨出京倉惶，遂不得一別；去後數日，始知悔恨。蓋一時變出不意，遂擾亂如此。快悵！快悵！不審日來尊履何似？二子軾轍，竟不免丁憂。今已到家月餘，幸且存活。洵道途奔波，老病侵陵，成一翁矣。自思平生羈蹇不遇，年近五十，始識閣下，傾蓋晤語，便若平生。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，乃與切磨議論，共爲不朽之計，而事未及成，輒聞此變。孟軻有云：「一行或使之止，或尼之。」豈信然耶？

洵離家時，無壯子弟守舍，歸來屋廬倒壞，籬落破漏，如逃亡人家。今且謝絕過從，杜門不出，亦稍稍取舊書讀之。時有所懷，輒欲就閣下評議，忽驚相去已四千里，思欲跂首望見君子之門庭，不可得也。所示范公碑文議及申公事節，最爲深厚，近試以語人，果無有曉者。每念及此，鬱鬱不樂。閣下雖賢俊滿門，足以笑歌俯仰，終日不悶，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論者，閣下於誰取之？

自蜀至秦山，行一月，自秦至京師，又沙行數千里，非有名利之所驅，與凡事之不得已者，孰爲來哉？洵老矣，恐不能復東，閣下當時賜音問，以慰孤耿病中無聊，深愧疎略，惟千萬珍重。

上歐陽內翰第四書

洵啓夏熟，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。響爲京兆尹，天下謂公當由此得政；其後聞有此授，或以爲拂世戾俗，過在於不肯鹵莽。然此豈足爲公損益哉？洵久不奉書，非敢有懈；以爲用公之奏而得召，恐有私謝之嫌。今者洵旣不行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，恐聽者不察，以爲匹夫而要君命，苟以爲高而求名，亦且得罪於門下。是故略陳其一二，以曉左右。聞之孟軻曰：「仕不爲貧，而有時乎爲貧。」洵之所爲欲仕者，爲貧乎？實未至於饑寒而不擇；以爲行道乎？道固不在我。且朝廷將何以待之？今人之所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，可以行道者，莫若兩制。然猶以爲不得爲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，而不得行其志。爲宰相者，又以爲時不可爲，而我將有所待。若洵又可以行道貴之邪？

始公進其文，自丙申之秋，至戊戌之冬，凡七百餘日而得召。朝廷之事，其節目期限，如此之繁且久也。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，旅食於都市以待命，而數月間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，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，亦一二年幸而以爲不繆，可以及等而奏之。從中下相府，相與擬議，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。如此，洵固以老而不能爲矣。人皆曰：「求仕將以行道。」若此者，果足行道乎？旣不足以行道，而又不至於爲貧，是二者皆無名焉，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。

王命且再下，洵若固辭，必將以爲沽名而有所希望。今歲之秋，軾轍已服闋，亦不可不與之俱東。恐內翰怪其久而不來，是以略陳其意。拜見尙遠，唯千萬爲國自重！

上歐陽內翰第五書

內翰侍郎執事：洵以無用之才，久爲天下之棄民；行年五十，未嘗見役於世。執事獨以爲可收，而論之於天子，再召之試，而洵亦再辭，獨執事之意，叮寧而不肯已。朝廷雖知其不肯，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，而重違執事之

意，譬之巫醫卜祝，特捐一官以乞之。自顧無分毫之功，有益於世，而王命至門，不知辭讓，不畏簡書朋友之譏，而苟以爲榮。此所以深愧於執事，久而不至於門也。

然君子之相從，本非以求利，蓋亦樂乎天下之不知其心，而或者之深知之也。執事之於洵，未識其面也，見其文而知其心，既見也，聞其言而信其平生。洵不以身之進退出處之間，有謁於執事，而執事亦不以稱譽薦拔之故，有德於洵，再召而辭也。執事不以爲矯，而知其恥於自求一命而受也。執事不以爲貪，而知其不欲爲異。其去不迫，而其來不拒，其大不榮，而其小不辱。此洵之所以自信於心者，而執事舉知之故，凡區區而至門者，爲是謝也。

禮曰：「仕而未有祿者，君有餽焉。」曰：「獻使焉。」曰：「寡君違。」而君薨，弗爲服也。古之君子，重以其身。臣人者，蓋爲是也哉？子思、孟軻之徒，至於是國，國君使人餽之，其詞曰：「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。」布衣之尊，而至於此，惟不食其祿也。今洵已有名於吏部，執事其將以道取之耶？則洵也，猶得以賓客見，不然，其將與奔走之吏，同趨於下風。此洵所以深自憐也，唯所裁擇。

上王長安書

判府左丞閣下：天下無事，天子甚尊，公卿甚貴，士甚賤；從士而逆數之，至於天子，其積也甚厚，其爲變也甚難。是故天子之尊，至於不可指，而士之卑，至於可殺。嗚呼！見其安而不見其危，如此而已矣。

衛懿公之死，非其無人也，以鶴辭而不與戰也。方其未敗也，天下之士，望爲其鶴，而不可得也；及其敗也，思以千乘之國，與匹夫共之，而不可得也。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，則天子之尊，可以慄慄於上，而士之卑，可以肆志於下，又焉敢以勢言哉？故夫士之貴賤，其勢在天子，天子之存亡，其權在士。世衰道喪，天下之士，學之不明，持之

不堅；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，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。甚矣夫！天下之惑也！持千金之璧，以易一瓦缶，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？

古之君子，其道相爲徒，其徒相爲用，故一夫不用乎此，則天下之士，相率而去之。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，而後有失一士之懼。今之君子，幸其徒之不用，以苟容其身，故其始也，輕用之；而其終也，亦輕去之。嗚呼！其亦何便於此也？當今之世，非有賢公卿，不能振其前；非有賢士，不能奮其後。洵從蜀來，明日將至長安，見明公而東，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，以輕重其禮，幸甚幸甚！

上張侍郎第一書

侍郎執事：明公之知洵，洵知之，明公知之，他人亦知之。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，明公之所以知洵者，雖暴之天下，皆可以無愧。今也將有所私告於執事，今將以屑屑之私，壞敗其至公之節，欲忍而不言而不能，欲言而不果，勃然交於胸中，心不寧而顏忸怩者，累月而後決。竊見古之君子，知其人也，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子，以至於其親族朋友，憂之固其責也。雖然，自我求之，則君子譏焉，知之而不憂，不憂而求人憂，則君子交譏之。洵之意以爲寧在我，而無寧在明公，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，以私告於下執事，明公試一聽之。

洵有二子：軾、轍，齟齬授經，不知他習，進趨拜跪，儀狀甚野；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。始學聲律，既成，以爲不足盡力於其間；讀孟、韓文，一見以爲可作，引筆書紙，日數千言，全然溢出，若有所相。年少狂勇，未嘗更變，以爲天子之爵祿，可以攫取；聞京師多賢士大夫，欲往從之游，因以舉進士。洵今年幾五十，以嬾鈍廢於世，誓將絕進取之意，惟此二子，不忍使之復爲湮淪棄置之人。今年三月，將與之如京師，一門之中，行者三人，而居者尙十數口，爲行者計，則害居者爲居者計，則不能行，恹恹焉無所告訴。

夫以負販之夫，左提妻，右挈子，奮身而往，尚不可禦；有明公以爲主公，焉往而不濟？今也，望數千里之外，茫然如梯天而航海，蓄縮而不進，洵亦羞見朋友。明公居齊桓晉文之位，惟其不知洵，惟其知而不憂，則又何說？不然，何求而不克，輕之於鴻毛，重之於泰山，高之於九天，遠之於萬里？明公一言，天下誰議？將使軾轍求進於下，風明公引而察之，有一不如所言，願賜誅絕，以懲欺罔之罪。

上張侍郎第二書

省主侍郎執事：洵始至京師時，平生親舊，往往在此，不見者蓋十年矣；惜其老而無成，問所以來者。旣而皆曰：「子欲有求，無事他人；須張益州來，乃濟。」且云：「公不惜數千里，走表爲子求官，苟歸立便殿上，與天子相唯諾，顧不肯邪？」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，蓋不爲淺所不可知者，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，不然，公與我無愛也。聞之古人，日中必昃，操刀必割，當此時也，天子虛席而待公，其言宜無不聽用。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，適在京師，且未甚老，而猶足以有爲也；此時而無成，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，而他日之無及也已。

昨聞車馬至此，有日，西出百餘里迎見，雪後苦風，晨至鄭州，脣黑面烈，僮僕無人色；從逆旅主人得東薪，繼火，良久乃能以見。出鄭州十里許，有導騎從東來，驚愕下馬立道周，云：「宋端明且至。」一從者數百人，足聲如雷已過，乃敢上馬徐去，私自傷至此。伏惟明公所謂潔廉而有文，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，蓋窮困如此，豈不爲之動心，而待其多言邪？

上韓舍人書

舍人執事：方今天下雖號無事，而政化未清，獄訟未衰息，賦斂日重，府庫空竭；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。天